

从唯心主义到 唯物主义

普列汗諾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著

江文若 潘文学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От идеализма к

материализму

译自 Г. В. Плеханов 所著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III.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七年出版。

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著

江文若 潘文学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56号

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 · 字数 48,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3,000 定价(六) 0.24元

统一书号 2002·116

（黑格尔和黑格尔左派——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艾德格·鲍威尔兄弟——费尔巴哈）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科学发展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甚至对自然科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受它影响最深的是那些被法国人称为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学科”^{*}。在这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应该认为是真正有决定性的。它提出并部分地解决了要使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所绝对必须解决的那些问题。以谢林（在他的《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Tübingen 1800）^{**}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的解答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谢林只是先驱者而已，德国唯心主义最完整的体现者乃是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黑格尔对其祖国德国的影响最大，这是很自然的。而在德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那样深受黑格尔的影响^{***}。

不懂得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无法了解十九世纪西欧哲学史和西欧社会科学史。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力求解决看来是纯粹的俄国问题的俄国作家们当时却不得不求助于这两位非俄国的思想家，这种无可争辩的情况，骤然看来，就比较难以理解了。我希望，以下的叙述能说明，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足为奇的。我暂且简单地谈一点：全部问题都在于

* 指社会科学。——译者

** [“先验唯心主义体系”，杜宾根 1800 年版]①

*** 大家知道，别林斯基始终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他在青年时代能整页整页地背诵费尔巴哈的著作。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的科学性质。这种性质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当然，应该从黑格尔谈起。

在車尔尼雪夫斯基被迫离开文学舞台以后，我国进步人士中间就流行起一种輕視德国的“形而上学”的风气，我国就有人把黑格尔看成主要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家。这是大錯而特錯的。无可爭辯，黑格尔在其晚年远不如其早年。在青年时代，他曾和謝林一起在杜宾根附近的草原上栽培过自由之树，在自己的紀念册上写滿了《Vive la liberté》，《Vive Jean-Jacques!》*这类口号。而到晚年，当他从事著述《Philosophie des Rechts》**时，他实际上（別林斯基对当时的黑格尔的看法很正确）就在宣揚哲学“同现实調和”。但是，黑格尔体系的主要特点决不在于，这体系的創造者在晚年从自己的理論前提中得出了保守的实际結論。这体系在哲学思想史上之所以占最首要的位置之一——甚至占最首要的位置——，决不是因为它得出了什么特别有价值的实际結論，而是因为它确立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理論原則，它們不仅是力求在理論上树立正确世界觀的思想家所必須掌握，而且是一切自覺地力求改变其周围社会制度的实际活动家所必須掌握。黑格尔自己就說过，哲学中主要的是方法，而不是結果，也就是說不是某些个别結論。考察他的哲学也应该首先从方法的角度出发。

大家知道，黑格尔把自己的方法叫做辯証法。他为什么这样叫呢？

在《Phenomenologie des Geistes》（“精神現象学”）中，他从这样意义上把人类生活和对話相提并論：在生活經驗的影响下我們

* （“自由万岁！”，“讓—雅克万岁！”）①

** （“法律哲学”）

的观点逐渐发生变化，正如同在具有丰富的精神内容的对话过程中交谈双方的意见逐渐变化一样。黑格尔在把意识发展的过程同这种对话的过程相提并论时，就用辩证法（即辩证运动一词来表示上述发展过程。杜拉图早就运用辩证法这个词，但黑格尔使它具有特别深刻而重要的含义。在他看来，辩证法是一切科学认识的灵魂。了解辩证法的本性，是很重要的。辩证法，是任何运动、任何生命和一切实际发生的事物的原则。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切有限物不仅受外界的限制，而且还由于它的本性而否定自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作为例子来说明辩证法的本性。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消灭。黑格尔把辩证法的力量和神的万能相提并论。辩证法是什么事物都不能抗拒的一种普遍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辩证法在生活的每个方面的每个现象中都使人感觉出来。就拿运动来说。在这一刹那，运动着的物体是在这一点上，而在这同一刹那，它又不在这一点上，因为，如果它老在这一点上，那末它就成为不运动的物体了。一切运动都是活生生的矛盾。一切运动都是辩证的过程。但整个自然界的生活就是运动。因此，研究自然界，就完全必须运用辩证的观点。黑格尔尖锐地斥责那些忘掉这点的自然科学家*。但是，黑格尔主要是责备他们在分类中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实际上互相转化、服从辩证运动的不可抗拒力量的事物隔绝开来。生物学中以后取得的种变说的胜利，清楚地表明，这个责备是有极严谨的理论基础的。目前在化学方面的惊人发现也同样表明这点。而毫无疑问，自然哲学是黑格尔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在“逻辑学”、“历史哲学”和一般的社会生活哲学，以及“精神哲学”中，黑格尔就有力得多。而这些方面，黑格尔对十九世纪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特别

* 而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忘记了这一点。

好的影响。

但是，必須注意到下面这一点。黑格尔的观点是发展的观点。但是，对发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有些自然科学家在高傲地重复：“自然界沒有飞跃”。社会学家也經常重复这样的话：“社会发展是通过緩慢的、渐进的变化来实现的”。黑格尔肯定地说，恰好相反，無論在自然界，無論在历史上，飞跃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說道：“存在的变化，不只包括一个量到另一个量的轉化，而且也包括質到量和量到質的轉化，后一类的每个轉化，就构成渐进的中断(Ein Abbrechen des Allmählichen)，并使現象具有同过去有質的區別的新形式。例如，水在冷却时不是逐漸凝固……，而是一下子凝固的；即使水已冷却到了冰点，只要它保持平靜状态，它就仍然是液体，这时，只要极小的震动，它就立刻成了固体”。只有当我们把渐进的变化看成是准备和导致一个飞跃(或几个飞跃)的过程的时候，才能理解发展。誰要是仅仅用緩慢的变化来解释一个現象的产生，他实际上就是不自觉地假定，这一現象已經存在，但只是由于它太小而觉察不出来。而在作这种所謂解释的时候，产生的概念就被偷換成增长(数量的简单变化)的概念，也就是說，把正需要加以解释的东西任意抽掉了*。大家知道，現代的生物学完全承認“动植物种发展过程中渐进的中断”的意义。

黑格尔是个絕對唯心主义者。按照他的學說，世界发展过程的动力归根結蒂是絕對觀念的力量。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武断的，可以說是十分荒誕无稽的假設。以后，特倫德倫布在《Logische Untersuchungen》**中毫不費力地指出，实际上用觀念是永远也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的。但是，正如我在另一处已經說过的一样，特倫

* 參閱《Wissenschaft der Logik》，Nürnberg(“邏輯學”，紐倫堡版)①，第313，314頁。

** (‘邏輯研究’)②

德倫布攻击辯証法，其实只是反对它的唯心主义基础*。特倫德倫布責难黑格尔的辯証法，說它“肯定同时又是存在的自我产生的那个純思維的自我运动”②，他責备得完全正确。但是这种肯定不是任何一般的辯証法的本性，而只是唯心主义辯証法的缺陷。这个缺陷已为唯物主义者馬克思消除，現在特倫德倫布对辯証法的反駁已无足輕重了。但是，馬克思本人，在成为唯物主义者之前，也是黑格尔的信徒。

二

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說，認為世界过程的动力是观念的力量，他是錯誤的。但是，作为辯証論者，也就是說，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一切現象，他是正确的。誰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現象，他就不会把某种抽象原則的标准硬套在現象之上。我国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很好地說明了这一点。他在“果戈里时代的俄国文学概論”中說明辯証观点的主要特征时写道：“一切取决于情况，取决于当地和当时的条件”。这个观点对于政論界和社会科学界特別有益，在这里人們已慣于根据某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原則来判断現象，因而法国人把社会科学叫做《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是不无理由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这“概論”中繼續写道：“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他举战争为例。“战争究竟有害还是有益？一般是不能断然地回答的；應該知道，究竟是什么战争。对于文明民族來說，战争是利少害多。然而……，1812年的战争却拯救了俄国人民；馬拉松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极有益的事件”**③。这是正确的。既然这是正确

* 參閱我譯的恩格斯的小冊子“費爾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序言。①

** 馬拉松战役，公元前五世紀希波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希腊的馬拉松平原。——譯者

的，那末，應該承認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最优越的問題就毫无意义了，因为这方面也是一切决定于情况，决定于当地和当时的条件。黑格尔哲学就这样无情地斥責了空想主义。黑格尔的学生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保持对自己老师的方法的信仰，而成为社会主义者，这就是科学地研究现代經濟制度，得出結論，这个制度內在的、合乎規律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社会主义應該成为科学，否則就不能存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好是从黑格尔学派中出来的。

再举另一个例子：讓·巴·薩伊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学史毫无用处，他的根据是，在亚当·斯密（薩伊由于誤会認為自己是他的信徒）之前一切經濟学家所持的观点都是錯誤的。薩伊的同时代人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在黑格尔的心目中，哲学是精神的自我認識。因为精神在前进，因为精神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而发展，所以哲学也不会停滯不前。每个“优秀的”哲学体系，都是当时的精神表現（seine Zeit in Gedanken erfasst），它的相对正确的根据就在于此。此外，“最晚近的哲学，是以前一切哲学的成果，因此應該包括这一切哲学的原則。”*

只有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哲学史才能成为仔細而科学地研究的对象。虽然有人曾不无根据地責备黑格尔，說他有时对待历史材料非常不客气，根据自己哲学体系的需要来处理历史材料**，但是，毫无疑問，他的《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至今仍然是一部最好的哲学史，也就是一部最有教益、把各种哲学学說的理論內容闡述得最清楚的哲学史。

*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哲学全書”〕①，第13节。

** 下面我們就可以看到，是什么使他犯这錯誤。

*** 〔“哲学史講演录”〕②

黑格尔以同样的辩证观点来考察法律、道德、艺术和宗教。而这一切“学科”，他是相互联系起来研究的。他认为，“只有在一定的宗教下，才能存在一定形式的国家结构，只有在一定的国家结构下，才能存在一定的哲学和一定的艺术”^{*}。这个观点，有时候被人解释得很肤浅，有些人说，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它的每一方面都影响其余各方面，而本身也受到其余各方面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学说。虽然黑格尔也承认这学说，但是他认为不能停留在这学说上。

他说道：“从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考察现象，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等于了解，它本身尚须加以了解”^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能发现，某国的国家结构影响它的宗教，而它的宗教又影响它的国家结构，那末显然，我的发现对我有一定用处；但是，它还完全不能给我解释，该国家结构和该宗教这些相互作用的现象究竟由何而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应该把事情看得更深入些，不满足于宗教同国家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努力寻找国家结构和宗教的共同基础。黑格尔把这点表述得很好，他说道：“原因不仅有结果，结果中的原因作为原因又同本身发生关系”^{**}，互相作用着的双方不能当作直接的材料，而应该理解成为第三种、“最高级”的东西的因素。

这个要求在方法论上极其重要，因为它推动人们去探求那个归根结蒂引起人类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黑格尔本人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这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宇宙精神。历史不外是宇宙精神的“阐述和实现”，简单些说，就是宇宙精神的运动。这个运动

*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ritte Auflage, Einleitung (“历史哲学”，第三版，绪论），第66页①。

** 《Wissenschaft der Logik》，Zweites Buch, dritter Abschnitt: 《Die Wechselwirkung》(“逻辑学”，第2卷，第3章：“相互作用”)③。

有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原则，而这原则的体现者就是这个时代里某一个所谓优秀的民族。这个特殊原则决定整个时代精神。黑格尔說道：“民族精神的特性，具体表现出每个民族的意識和意志的所有方面，表现出它的整个现实；这些特性在该民族的宗教、政治制度、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科学、艺术和技术上都打下了烙印。这一切特殊特性可以用民族精神的一般特性来解释，反过来說也一样，这些一般特性可以从历史所研究的民族生活的实际特殊性中抽引出来”*。

大家知道，在社会科学界和政論界，民族精神的特性已被用滥了。但是，任何理論，特別是当它已过时的时候，都有可能被滥用的。关于一定民族的“精神”在它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具有特殊特性的学說，它本身完全不象我們讀到某些民族主义者的議論时可能認為的那样錯誤。毫無疑問，“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心理的特性決定他們建立的一切意識形态。如果有必要的話，也可以把社会人的心理称为他們的精神。当然，始終必需記住，社会人的心理是在发展的，即在变化的。但是黑格尔是很了解这点的。此外，还必须考虑到，社会人的心理并不能說明他們的历史运动，而心理本身却是由他們的历史运动說明的。但是黑格尔在此却得出相反的結論：某一民族的“精神”說明該民族的历史命运，以及它的整个现实，即它的整个社会生活。这就錯了。这个錯誤的产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深信，意識決定存在，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你如果把这一般的唯心主义观点运用到历史中去，你就会得出結論說，社会意識決定社会存在，或民族精神決定社会存在（如果你喜欢这样說的話）。因此，黑格尔就說道，每

*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Einleitung（“历史哲学”，緒論），79頁。并參閱《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法律哲学基本特征”）①第344与352节。

个民族的精神归根結蒂——但是，請注意，只是归根結蒂——不仅决定該民族的艺术、宗教、哲学，即不仅决定它的意識形态的全部总和，而且决定它的政治制度，甚至它的技术和它的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他的这种錯誤，只有在发现他的哲学的一般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不能成立时才会被注意到，而远非立刻就注意到的。在历史舞台上，各个民族代表着宇宙精神的每个发展阶段。现在的历史时代，是德意志文化的时代。按照黑格尔的学說，代表宇宙精神的最高发展阶段的民族，有权把其他民族看成是达到其历史目的的簡單工具。这一点是必須指出来的。如果現在德国人对待战败者很无礼的話，那末这里，很遺憾的，就包含着黑格尔思想的一些精髓。

但是，斯拉夫民族当然是不甘願承認德国的霸权的。在斯拉夫国家內，早从謝林的时候起，就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热心地研究这样一个問題：斯拉夫民族究竟注定要代表宇宙精神的哪个发展阶段。

我在上面已說过，常有人責备黑格尔为了有利于自己的体系而任意安排历史事实和其他事实。現在我要补充一点，既然他始終是个唯心主义者，他对待事实材料就不可能完全沒有一点任意行为。但是，他犯的这类錯誤比其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建立者毕竟要少些。有些人沒讀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却天真地猜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始終沒有站在具体的、历史的基础上*，这是很錯誤的。相反，他經常这样做，而当他这样做时，他的历史哲学的見解闡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例如，談到斯巴达的衰亡时，他就不滿足于人們可能說他的那样，停留在“宇宙精神”的观点上，而是从財產不平等（Ungleichheit des Besitzes）中寻找衰亡的

* 黑格尔自己的話。

原因。这位绝对“唯心主义者”认为财产不平等的加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而农业是婚姻制的历史基础。黑格尔常喜欢说：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唯心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真理。刚才举的例子——我还可以随手举出好多来——令人信服地表明，事实上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如果进一步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唯物主义原来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这情况在我们心目中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要是我们记得，最初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三

谁要是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关系，他就不可能是停滞的拥护者。

赫尔岑在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把黑格尔哲学叫做革命的代数学②。如果说，这个评价不无夸大之处，那末，下面一点却是无可争辩的：只要黑格尔忠实于自己的强而有力的辩证方法，他就是前进运动的拥护者。他在结束他的哲学史讲演时说道，宇宙精神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因为前进运动是宇宙精神不可分割的本性。黑格尔说道：“有时候，宇宙精神似乎停下来了，似乎失去了永远追求自我认识的倾向。但是这不过是似乎罢了。实际上，那时候其中进行着隐蔽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它所得到的结果没有显露的时候，在陈旧观点的外壳没有被粉碎和宇宙精神本身虽然变得年轻但还没有一日千里地向前进展的时候，是觉察不出来的。哈姆雷特向他父亲的鬼魂喊道：‘老田鼠，你挖得真好呵！’对于宇宙精神也可以这样说：它挖得真好呵！”**

这由你怎么说，但不是现存制度的维护者的哲学！

* 在我的文集“对我国批评家的批评”（圣彼得堡1906年版）里和“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①一文中，对这点有详尽的说明。

大家知道，有人因黑格尔宣称合理的和现实的同一而責备他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 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这句话本身，决不能说明黑格尔就同任何的社会制度或任何的社会结构调和。要证实这点，只要回想一下他如何对待罗马家庭中过大的父权就行了。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是现实的。他曾这样說道：“现实高于存在”(die Wirklichkeit steht höher als die Existenz)。现实的是必然的。而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是必然的。我們已經知道，宇宙精神不是停滯不前的。宇宙精神的永恒运动和不断工作，使某一社会制度逐渐失去它的必然的内容，把它变成空洞的、过时的形式，因而使它必然为新制度所代替。如果說现实的是合理的，那末就必须記住，合理的本来就是现实的。既然合理的是现实的，那末由此就得出結論，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种能阻挡合理东西的前进的辯証运动的极限。无怪乎黑格尔認為辯証法是普遍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力量甚至必定能破坏一切最稳固的东西。

四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激流，真正的死誰也不可能碰到两次”。爱非斯的一位哲理深奥(“晦涩”)的思想家曾經这样說过^②。同样的思想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只是在无比严格的邏輯的熔爐中經過提炼而已。但既然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既然辯証运动的强大力量不放过最稳固的现象，那末我們就沒有根据从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任何一种現象。

**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T. III (“哲学史講演录”第3卷)^①，第685頁。

哈姆雷特的話，參閱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1幕，第4場。——譯者

相反，一切現象只能而且應該從科學的觀點加以研究。

讀者一定知道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星空同道德規範的著名對比。“星空的莊嚴景象仿佛消滅了我的意義，使我注意到自己從屬於物質世界。相反，對道德規範的意識則無限地提高我的意義，賦予我以不從屬於動物界和甚至不從屬於整個感性世界的生命”^①。由此可見，康德和費希特一樣，把道德規範看成好像是打開彼岸世界門戶的鑰匙。黑格爾對道德規範的看法則完全不同。按照他的學說，道德是社會生活的必然產物和必要條件。黑格爾提醒我們注意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人民先於個人而存在。個人是不獨立的，因而應該同整體統一存在。成為有道德的人，就是要按照本國的道德規範生活。要使一個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必須使他成為治理得很好的國家的公民*。

因此，道德根源於政治。這簡直同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所提出的、革命的道德學說一模一樣。但是這種相似可能使人困惑不解。如果說，成為有道德的人，就是要按照本國的道德規範生活，那末這似乎是預先責備革新家，因為他們的活動始終而且必然使他們同本國的某些道德規範相矛盾，也就是說，使他們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成為不道德的人。阿里斯托芬就指責蘇格拉底不道德。而蘇格拉底之死表明，雅典人民認為這種指責是有根據的。

但是，利用辯證方法，矛盾是容易解決的。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的緒論中指出：“至於道德目的和道德關係的一般衰落、破壞和消滅，那末應該說，道德目的和道德關係，就其內在本質來說雖然是無限的和永恒的，而就其外在表現來說則是有限的，它們服從於自然規律，以及偶然性的作用。因此它們是暫時的；因此它們一定

* 《Rechtsphilosophie》（“法律哲學”）^②，第153節，注解。

会受到破坏和消灭”。在这里，黑格尔还阐述了一个后来由拉薩尔在其著作《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中詳細發揮的思想：“宇宙精神的权利高于一切个人的权利”（Das Recht des Weltgeistes geht über alle besonderen Berechtigungen）。

在历史上作为“宇宙精神的权利”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出现的伟大人物，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给自己找到了充分的理由^②，虽然他们的出现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动摇了现存的社会制度。黑格尔把这些人物称为用自己的活动创造新世界的英雄。他說道：“他們同旧制度发生矛盾，并摧毁旧制度。他們是現存法規的摧毁者。因此，他們要遭到毁灭，但毁灭的是他們个人；对他們的惩罚不能消灭他們所代表的原則……这原則以后定能取得胜利，尽管是采取了另外的形式”。阿里斯托芬沒有錯。苏格拉底实际上是破坏了本民族的道德规范。如果这个民族感到它所珍視的制度所面临的危险，而判处了苏格拉底的死刑，那是无可非难的。雅典人从他們自己的立場来說是正确的。但是苏格拉底也是正确的，甚至比审判他的法官还要正确，因为他是新的、最高的原則的自觉代表者。

黑格尔肯定地偏爱这些“現存法規的摧毁者”，他挖苦地嘲笑那些深思熟虑的力图以自私的个人动机来解释伟大历史人物的活动的心理学家。他認為，十分自然，如果一个人忠于自己的事业，那末为这事业进行的工作也会給他带来个人的滿足，这种个人的滿足也許可以分解成各种自私。但是，只有“心理学的奴婢”才会根据这点認為伟大的历史人物只出于个人的动机，在他們看来，英雄是沒有的，并不是因为实际上沒有英雄，而是因为这些評論家只是奴婢而已。

* 〔“后天获得的权利的体系”〕^①。

五

黑格尔的倫理學，是哲学在科学地解释人类道德发展方面的一大进步。他的美學也是哲学在理解艺术的實質和历史方面的一大进步。他的美學对于俄国的評論界——以別林斯基为代表——发生巨大的影响，单憑这一点，他的美學的基本原則就值得俄国讀者加以极大的注意。

黑格尔的美學，同他的最密切的哲学先驅謝林的美學很相近。謝林說過，美是表現于有限形式中的无限物。因为詩歌創作上的幻想是受世界发展的各个时代决定的，所以艺术服从于世界的合乎規律的、必然的发展，而描繪（謝林的說法是构想）这种发展就是美學的任务。向美學提出这样的任务，也就是宣告科学地研究艺术史的必要性。当然，entre la coupe et les lèvres（杯子和嘴唇之間）的距离有时候是很大的。提出任务，是一回事，而解决任务，又是一回事。何况科学任务不是靠“构想”来解决的，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没有“构想”不行。但是，無論如何，謝林在正确地提出問題上仍然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此外，把美看成是表現于有限形式中的无限物，也就是着重指出，内容在艺术作品中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相反，是很重要的东西。一般說来，就是从謝林的观点出发，形式同内容的对立也失去任何意义。謝林坚决主张，沒有内容，形式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本身而存在。艺术的神圣就在于，艺术作品的产生不是为了某些与它不相干的目的，例如，肉体上的快乐，經濟上的利益，人們的道德修养或教育。艺术是为了艺术而存在。所有的謝林派，特別是我們俄国的謝林派，都兴高采烈地重复这个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他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既然艺术作品是无限的东西的有限表现，而且艺术的